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翠袖乾坤
連盈慧

趙志剛的寶哥哥

徐玉蘭的寶玉已經那麼好，趙志剛交響樂版的「紅樓夢」能突破嗎？
對交響樂配劇本來也有成見，總認為戲曲不應捨棄傳統中樂，看過好幾齣交響樂劇便不大理想，尤其是每個動作跟隨音樂指揮那一類，就認真得過火。而且發覺，同是趙志剛，他舞台上表演和面對鏡頭的分數都差得遠；面對鏡頭，總不能揮灑自如，舞台上，就生色許多。交響版寶玉，會不會像面對鏡頭拘謹，每個動作也都跟隨音樂指揮，心底真有個疑問。
就是想不到，從他出場開始，居然那麼令人意外驚喜，他這寶玉，喜樂時輕盈活潑，憂鬱時感情細膩，一舉手，一投足，活脫脫是怡紅公子形象，他終於面對鏡頭也神采飛揚了。
沒看過全部大小銀幕大小舞台的寶玉，單是比較曾經看過他前輩後輩那幾部，還是趙小生最傳神，成熟後的趙志剛，他的寶玉，比少年時成名的首本戲何文秀還更上層樓。

戲中好些改不了的老唱詞，他也有自己獨特的演繹方式，比如得知黛玉身歿後，「問紫鵲，妹妹的詩稿今何在」那幾句，徐玉蘭唱來固然鏗鏘，但是趙志剛低沉悲戚的慢調子，一字一字吐出來的傷感，慢慢滲沁心窩，聽來份外鼻酸。想是經過片中藝術指導也是他老師尹桂芳的指點吧？深信他事前對寶玉的性格也曾深入研究，否則不會那麼投入。
哭靈這一段，趙志剛每個細節動作都完美無瑕，這部戲如屬電影製作，拿到銀幕放映，票房應該不弱於任何戲曲片，而且比過去的戲曲片都富電影感，最令筆者改觀是交響樂用得恰如其份，與演員的感情貼切，與場面氣氛也貼切，證明戲曲實在可以相容任何樂器，正如東方人穿著西裝，一樣不損原面目。唯一要提的一點意見，是寶黛的雙眼皮長睫毛，過於討好時髦觀眾了，韓國古裝劇的化裝便來得自然。

翠袖乾坤
孫浩浩

編劇沒有捷徑

「要當一個好編劇，光靠勤奮，七、八年內會有一點線索；聰敏加用功，五年左右會開竅；普通資質且一般懶惰的，十年還沾不上邊；愚鈍兼懶散，快轉行吧！不然將來年紀大了，很難再找工作！那是我真實的體會。天才勤奮如韋家輝，也在四、五年後才開始發熱發光。」編劇這一行，沒有捷徑。「這是我學長編審葉廣蔭在微薄上所發表的。（其實他是我的前輩，只是他不許我稱他為前輩，只肯做學長。）
葉廣蔭這番金石良言絕不假。記得初入行時最勤力，每天好像上了電一樣，放工後不怕累會跑去戲院看電影，回家又看影碟，同時還要追看其他劇組的劇本。韋家輝的劇本當然是必看的，而同事之間，有的出名劇本寫得好的，我們亦會追着他他的劇本看。那時尚未流行用電腦，皮包內隨時都有幾本厚甸甸的手寫版劇本，至今仍保留着「大時代」的手抄版劇本，絕對是珍藏。

以前當新人面皮不能太薄，見到劇本上密密麻麻的佈滿編審改過的紅字，全份稿僅留下「時、景、人」及「本集元」這幾個字，其他都給改得體無完膚，就算人家不開聲，你自己也不好受。而監製通常沒有這麼仁慈，會在眾目睽睽，當着他導演面前，把你的稿徹底蹂躪。要是面皮薄一點，不能去投河，也得去投馬桶。
早幾年，舊公司也聘請過好幾批新人。這一代人也真夠坦白，有的新人開宗明義，走進電視台當編劇只當是一個踏腳石，最終目標是要當電影編劇，甚至要當上電

海闊天空
蘇狄嘉

從心底下笑出來的烏冬

因為村上春樹的文章《讀歧超深度烏龍麵紀行》；因為日語電影《烏冬廚神》；因為嘴饞……，尋覓讀岐烏冬美味，理所當然地展現在四國之旅香川縣的行程。
香川縣是全省最小的縣份，面積只有一千九百平方公里，人口約有一百零三萬，烏冬店竟多達九百間。由傳統的製麵所到新派餐廳，由歷史悠久的素烏冬到新潮變種的炸烏冬、咖啡烏冬……跑到哪裡，都會遇上烏冬化身成各種形式！
至於甚麼才是真正的烏冬，日本農林水產省曾在日本農林規格中，制訂了一套標準：以小麥粉製成的麵條，切面的闊度要在1.7至2.7毫米以上，厚度在一毫米至三點八毫米，不合此規格的，便稱不上是烏冬，只能納入其他麵類。而讀岐烏冬一般都有三毫米厚度或闊度，比其他地方出產的烏冬，讀岐烏冬咬落格外堅韌彈牙，令它被譽為全國最美味的烏冬。
到底香川人是從何時開始吃烏冬？最普遍流傳的說法是，九世紀時，有一位出生於讀岐多度郡（今日香川縣的多度郡）的著名高僧空海弘法大師，從中國鑽研佛學回來，一併將中國做麵的方法帶回產米不足之香川，被當時貧窮的香川人民演變成烏冬的製法。
然而，究其好吃的原因，好像從來無人能確切理出一個頭緒來。是小麥粉嗎？日本許多地方的麵食，也一樣用日本國產的小麥粉製成。是水質嗎？似乎日本水質清甜的地方多是。或是手藝嗎？似乎日本許多地方也有手打烏冬。或許，是香川縣本身的名物不多，讓人記得的，就只有讀岐烏冬一樣。加上香川縣對日本人來說，也是經年難得一到的鄉下地方，經歷長途跋涉吃到一碗傳說中美味無比的烏冬，格外顯得珍貴。再者，當地不少烏冬店仍沿用祖傳下來的製麵配方，即使在款式上創新，烏冬本身口感依然不變，在別的地方倒未必可吃到這一種地道的風味來。不管怎樣，能夠吃到一碗美味的烏冬，就會叫人從心底笑出來！

影導演，即時有如王家衛上身一樣。在電視劇低潮時期，電視台想盡方法節省開支，幕前的一年一個戲，幕後的凍新多年，大家士氣低落，可是日韓台劇卻不停地冒起，難怪大家都看不起港劇。可是，若然對自身的工作也不熱衷，少看劇本，連電影跟電視的分別都不清楚，又怎可能做出成績？這類新人跟後大多既當不成電影編劇，就連電視編劇也做不好，被動輸轉職。
跟許多同事同業開朗，發覺大部分編劇都經歷過內心起伏掙扎。初入行時滿懷壯志，積極進取，稍有成績，被上級讚賞，就沾沾自喜，自以為是曠世奇才，假以時日就天下無敵。但之後又會發現自己停滯不前，被後來者迎頭趕上。這時又會懷疑自己並不是這方面的材料，心裡掙扎是否該轉行？直至有天突然開竅，有了新的體驗，又會恢復自信，摩拳擦掌，要來一套驚天地泣鬼神的佳作。這種高低起伏的心情，直至當上了編審，也依然不斷地循環着。

在長期沒有競爭的情況下，電視台不注重培訓，條件不優厚，自然請不到人才。即使有人才加入，兩三年都無法晉升加薪，加上編劇之路崎嶇難行，一旦遇上編劇低潮情緒，待遇又一般，再好的人才也會流失了，於是行內多年來都青黃不接。
適逢新公司的編劇訓練班開始，我有幸參與新人面試，這一代無論在知識、見聞、積極性各方面都遠比我當年優勝。若然時光倒流，當年的我要跟這班新人比拼的話，相信我必無法被選進入編劇班。隨着新電視台加入，待遇條件急升，港劇低潮漸漸過，曙光在望，盼望這一代新晉編劇能堅持下去，順道給我們這些舊人來些鞭撻，令港劇重新發亮，爭回一口氣，共勉之。

雄關·弱女·望夫石

——夜過山海關雜感（上）

武昌開往哈爾濱的快客風馳電掣，「各位旅客，前方到站山海關……」

華燈初上時分，列車上的廣播讓我為之一震，一股遺珠之憾再次在心中油然而起。說實話，對於愛好旅遊的我來說，當初商議遊程時，倘若不是顧慮去哈爾濱的火車臥鋪一票難求，山海關之遊是決不會輕易放棄的。

「山海關，人稱『天下第一關』，雄偉的萬里長城從這裡開始，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也發生在這裡……」

在溫馨的廣播聲中，列車緩緩駛入站台，我情不自禁像孩子樣把臉貼上車窗朝外望。車站內燈火輝煌，旅客卻寥寥無幾，一時間不禁有些茫然。時近中秋，當是旅遊黃金季節，可為何不見遊客潮呢？莫非都跟我一樣，也是因了「一票難求」？

如今，旅遊業方興未艾，表面看紅火異常，但往深裡去卻不敢恭維。別看人們遊勁十足，年頭也不算短了，但不客氣地說，不少人的旅遊還停留在「初級階段」：不遊白不遊的「糊塗遊」，只圖稀奇的「獵奇遊」，趨之若鶩的「熱點遊」，走馬觀花的「浮淺遊」，追漲殺跌的「跟風遊」，花天酒地的「燒錢遊」，偷香竊玉的「醉翁遊」……可謂俯拾皆是。

這種隨處可見的「初級遊」，顯然受文化素質所制約，所左右。因而，在許多人心目中，旅遊無一例外地被貶為「遊山玩水」，是一種類乎聲色犬馬的敗家勾當。當事者往往不敢理直氣壯，尤其公費旅遊。

這就有點可悲了。

旅遊，古人極為看重，素有「讀萬卷書，行萬

里路」之說。古人將行路（也就是旅遊）與讀書並列起來，作等量齊觀，進而可理解為「讀萬卷書如行萬里路，行萬里路如讀萬卷書」。可見旅遊在他們眼裡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讀書。所不同者，讀書是用手來翻書，旅遊則是用腳去翻「書」。因此，那種不問青紅皂白，將旅遊一概歸為腐敗的認識，顯然有點偏激了。

再看一些「驢友」的遊記，多是些有「記」無「遊」的大路貨，所見所聞倒也不缺，山水樓台盡在其中，可所思所想卻寥寥無幾，尤其令人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更是鳳毛麟角。這種見景不見人的「遊記」，不僅未與時俱進體現時代特色和社會意義，也從另一側面佐證，我們的旅遊水平還真不怎麼樣。

說到這裡，我想起十年前在雲南的那次「外遊」。我們在寧遠縣城邂逅了一位法國留學生「包劍敏」，小伙子漢語水平好生了得。他告訴我們，很多西方人看完虎跳峽後大失所望——

「那裡離麗江這麼近，不僅修了專線柏油馬路，還修了幾公里的棧道。這還不算，還在那裡築台階。這麼『建設』，還有令西方遊客留連忘返的原始風貌嗎？那些精力旺盛的老頭老太太，難道他們沒坐過汽車，沒住過洋房，萬里迢迢跑到中國圖享受來了？也許你們並不知道，很多人跑來一看就後悔了，他們大失所望啊！」

當時，包劍敏的話著實令我們大吃一驚。俗話說，「不怕不識貨，就怕貨比貨」，現在看來問題清楚了，人家的「遊山玩水」多是「找罪受」，而我們的旅遊則多是圖個感官刺激，也就是掛掛「眼科」。這便是「村子」兩頭的迥然差異。所折射出來的未必是什麼價值觀不同，但文化素養，



萬里長城蜿蜒而去，氣勢磅礴。

網上圖片

旅遊層次，精神追求，孰高孰低還是顯而易見的。

旅遊之真諦何在？開闊視野，獲取知識，強健體魄，陶冶情操……不難想見，旅遊乃人生一堂課。人們在旅遊中不僅可以學到很多知識，還可以領悟世道人心，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。就說這山海關吧，那嵌於秦磚漢瓦裡的歷史信息、文化元素、精神基因等等，不妨仔細品品看？皮表之下，又藏有多少精神財富？

「秦王掃六合，虎視何雄哉！」這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唐代詩句。遙想二千多年前，「始皇帝」何等英雄蓋世！戰國諸雄，被其一掃而平，割據結束，中國一統；下令書同文，車同軌，統一貨幣，統一度量衡……中國封建社會在他手上展開了全新的一頁。如此不世之功，可謂無與倫比，儘管他「略輸文采」，但「千古一帝」的桂冠是戴定了的。然而，曾幾何時，還是這個人，不顧連年戰爭造成的國力疲憊，民生凋敝，橫徵暴斂，大興土木，修阿房宮，築萬里長城……還焚書坑儒，鉗制輿論，將羸弱不堪的國家推向深淵，把飢寒交迫的百姓逼上絕路。終於，走投無路的戍卒在大澤鄉爆發了起義，各地紛紛揭竿而起，一舉將這個乳臭未乾的封建政權送進了墳墓。

細算下來，從嬴政稱帝到胡亥身亡，殘暴的「秦帝國」只不過維持了區區十六載。王朝短命，曇花一現，何其慘痛，何等悲哀！

當你駐足雄關喋喋之下，眺望莽莽群山上蜿蜒而去的萬里長城時，會有怎樣的感受？「長城今猶存，秦皇安在哉？」當詰問在耳畔響起的時候，有沒有意識到歷史潮流，人心背向，乃自然之規律，任何個人，任何集團，任何勢力，不論使用何種手段，都阻擋不了？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」，誰不順應，誰就難免粉身碎骨？而我們熟知的「了卻君王天下事，贏得生前身後名」，又曾誤導過中華民族多少年，多少代？

當你置身烽火台上，俯瞰腳下這片咽喉要衝時，有沒有聽見驚心動魄的鐵蹄聲，慘烈無比的搏殺聲？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裡人」，曾有多少「貂錦」在這兵家必爭之地命喪胡塵？那一次次你死我活的爭奪，不僅戕害了無數鮮活的生命，摧毀了難以數計的平民家庭，也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走向，讓中華民族為之付出了極為高昂的代價。其中，尤以臭名昭著的吳三桂開門揖盜，引清兵入關為甚。

「勸吳三軍俱鑄室，衛冠一怒為紅顏」，公元1644年，土著甲申年，「大明」崇禎十七年，「大順」永昌元年，「大清」順治元年，總之，在那個「年」多世亂之時爆發的這一戰，不僅再次上演一幕毫無新意的改朝換代，而且使破土未幾的資本主義萌芽迅速枯萎，讓中國從此偏離世界發展航向，成為落伍者。接踵而來的是內憂外患不斷，國家飽受屈辱，人民備受欺凌，理應充滿勃勃生機的神州大地，卻最終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，一個偉大而剛烈的民族，竟然匍匐於一幫強盜的腳下！更為可怕的是那曠世罕見的後世症：精神被摧殘，靈魂遭閹割，人格被肢解，人性被奴化，那可是無窮之後患啊！

生活語錄
吳康民

曹操與「戀歌」

上月剛在河南許昌市參觀了「曹丞相府」。日前又在本港看了潮州市潮劇團的《曹營戀歌》。一個博物館，一個愛情戲，都是讚揚曹操的。可見歷史上把曹操刻劃成奸相的，已經徹底得到平反。

曹操是東漢末年的出色政治家，又是一位軍事領袖和文學家。東漢官至丞相，加封魏王。由於《三國演義》這部小說歷代流行，書裡所刻劃的曹操，被人認為是一個奸相。現在，許多史書的考究，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，曹操實際上是一位傑出的政治領袖。

他屯田安民，發展經濟；他求才若渴，「唯才是舉」；他用兵如神，是第一個註釋《孫子兵法》的；他有英雄氣概，也有詩人才情；他才華洋溢，是中國五言詩的奠基人；他創立建安文學，使其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之一。

隨想國興

閒話繁簡體字

日前談到后字引起的歧義，就是繁體字與簡體字的後與後產生的。我和聊天的那位大學教授，就說起一段陳年往事。那時，香港各報館都接到一個內地委託刊登的廣告，文字都用簡體字書寫，報館必須排出繁體字來刊登。其中一個人名是李后，很多報紙都直接用李后，但這位教授以前服務的報社就覺得有不妥，因為李后是一位先生，應該不會叫這個名字，便要求委刊人查查看是否應為李後，委刊者也不知，便去電內地追查，發覺他的本名真是李後，所以刊出的廣告中，就只有這家報社是正確的。

我很快就接觸簡體字，那時，多數字我都認識，但唯獨一個少見的字卻百思不得其解，那就是坐字，幾經追查，才知道那就是座字，小土是座，我覺得蠻有意思的。

但是座這個簡體字，我倒是有點意見。因為「丰」本來就有，把「豐」簡化為「丰」，當然因為「豐」本來就有豐盛的意思，但是原來的「丰」和「豐」有不同的解釋，就會讓人摸不着邊際了。而且「豐」的甲骨文，是盛得滿滿的豆器，盛得滿滿是左右都有一個「丰」，今簡化為一個「丰」，看上去就似乎不夠豐盛了。

袁宏道說：「草豐不辨樹，山隱卻如煙。」如果寫成草丰不辨樹，感覺是不是那草不夠多不夠茂盛？當然，這是使用繁體字比簡體字多很多的個人感覺而已，文字一旦意義深入腦海之後，習慣使用簡體字的人，看到「丰」字，自然會喚起那豐盛的感受。

獨家風景
呂書練

張曼玉情路

傳聞了一段時間，張曼玉終於親口證實情變，「恢復單身了。」說起來很輕鬆，但也只能是輕鬆；在娛樂圈，娛樂人的人是有沉重的自由的，因為人們花錢，就是為了買你的笑容和排開。

五年情終結，卅年九段情，傳媒都清清楚楚。人家是愛得轟轟烈烈，卻總是為分得轟轟烈烈。她的愛情似乎只能成為話題，卻得不到祝福，彷彿從一開始，娛樂記者就未卜先知，經常是傳假成真。情路坎坷！

然而，她卻是中國電影界的捧獎女神，演技征服兩岸三地和金馬獎、歐洲三大影展的影后寶座，她拿了兩個，還有甚麼香港十年、中國百年、國際華裔之「特別貢獻」或「最受歡迎」或「表演成就」之類的獎項，好像，她就是獎項而生的。每一次，她的摘冠就像她的情變一樣，似乎都是理所當然，也似乎可以預見。

娛樂記者想像力豐富，報道也專業得符合「娛樂精神」，說她為了這段情「推掉了所有片約，專門定居北京陪男朋友」，卻又「因為拍片，長期兩地分居無法維護感情」，哪一句才對，讀者也要發揮一點想像力。不過，「張曼玉情路」真的可以拍成一部賺人眼淚的電影了。

我在九九回歸前夕，跟她做了一個較深入的「獨家專訪」。所謂「獨家」，是她當時因為「療治情傷」，避居法國，幾年來，不但謝絕華人媒體訪問，更任論回來。但那一次，她破例了，談了很多，那是後話。

她是一位公認的專業演員，工作時很認真；也是一位公認的愛情至上者，戀愛中很投入，卻似乎動「遇人不淑」……也許，個性上有些偏狹，或行動上有些自我，等等，然而，玉也有最靚的一面，是性格決定命運，還是命運決定性格？真的講不清。惟有祝福她，終有一日，修得正果，有一個安定的晚年。對一個風雨三十年的女人來說，安定，也許是最渴望吧？